



母亲的土方

◎李秀芹

说来好笑,我们小时候要是浑身没劲儿不愿动弹、吃饭没胃口,在家长眼里根本不是病,或许家长也压根顾不上发现你这些症状。我父亲当时常年在外地上班,母亲一人在家带着我们姊妹六个,非常辛苦。冬天小孩子流鼻涕是常态,只要不主动向母亲汇报,母亲是来不及管我们的。

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,咳嗽严重得院里的邻居全听到了,母亲用上了一个土方子——香油冲鸡蛋,用开水冲鸡蛋,再滴几滴香油,说喝了后可以止咳。但我受不了鸡蛋的腥味,送到嘴边几次,又推开了。母亲着急,见我不喝,便用拳头打我后背,我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喝了一小口,但实在太难喝了,哭着求饶说,再不咳嗽了,不用喝了。母亲见我胡说,又敲我,我只好再喝一小口……就这样勉强喝完了。咳嗽后来慢慢好起来,也不知是土方起作用了还是自己好了。

母亲还有别的土方。有时弟弟感冒难受了,黏在母亲身边,母亲也会熬姜片给弟弟喝,喝完了,用被子捂一下,出了汗,病也就好了。我们头疼到发热了,浑身酸痛,去找母亲,她会用葱白和大蒜煮水让我们喝,一天监督着我们喝完一大锅,连续喝上几天,慢慢也就好了。

有一次,我肚子疼得难受,还伴有高烧,母亲的土方子也不管用了,她领着我去找村里的老中医。老中医说,我这病熬大了,让母亲和我去城里找郭医生看病。

母亲都急哭了,一个小脚女人,如何领着生病的我走十多里路呢?正在发愁时,父亲回家了,饭都没吃,背着我就往城里赶。

记得那天特别冷,父亲让我把手插在他的三大扇棉帽里取暖,一路和我说着话,怕我迷糊过去,父亲说,等到了城里看完病,领我下馆子吃肉包。那时,下馆子吃肉包,过年都没这待遇呢。

到了郭医生家,开到一些小药片。我在他家吃了两片后,坐了一会儿,肚子就不疼了。回来的路上,父亲领我下了馆子,给我买了四个肉包,我吃完后,身上便有了劲儿,不用父亲背了,自己走回了家。

多年后,我回想起此事,才懊悔自己不懂事,怎么只顾自己吃,没让父亲吃一个呢。父亲说,买肉包吃,这也是你母亲的土方子,得了重病,都得去城里找西医瞧病了,必须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

那个时候,肉包可能是最贵的一副土方了。

黄桃罐头治啥病

◎肖春荣

最近网上忽然兴起黄桃罐头,说是感染了新冠发烧,吃黄桃罐头也能好。作为一个资深黄桃罐头研究者,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黄桃罐头不能治其他病,但对馋病那是桃到病除。馋治好了、心情愉悦了,便有利于身体康复。

我小时候是物资匮乏的年代,罐头还是过年走亲戚才用的高端礼品,平时谁买得起罐头呀,更别提罐头里的“贵族”——黄桃罐头了。

我八岁那年,母亲的表姐从韩国返乡,来我家串门,提了两罐黄桃罐头。母亲马上藏起来了,说要留着春节走亲戚时用。

可一周后,弟弟突然发高烧,母亲背着弟弟去保健站看病,医生给了弟弟几片退烧药,弟弟吃了后,烧是降下来了,但吃饭却吃不进,直喊嘴里苦。母亲取出一罐黄桃罐头,每天给弟弟吃几块。三天后,罐头吃完了,弟弟也满血复活了。

这事儿是弟弟告诉我的,因为母亲都是趁我上学后,偷着投喂弟弟的,弟弟没忍住,又向我显摆。我知道后,馋虫开始作妖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,心里拿定主意:

我也必须病一场。

可我身体素质好,即使偶感风寒也不发高烧,多喝点热水便能自愈,所以即便我大鼻涕出溜着,母亲也不管我。我必须对自己下狠招,夜里穿着小裤衩特意跑到室外,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,咬着牙冻到实在耐不住才进屋。第二天一早,我便把自己撂倒了,浑身难受。

我躺在被窝里不起床,告诉母亲,我感冒了,不能上学。母亲也没当回事儿,便上班去了。待到中午母亲下班时,我已经烧得非常厉害,弟弟的退烧药还有,母亲让我吃一片,我心想机会来了,我才不吃药呢,便哀求道:“不用吃药,我吃一罐黄桃罐头就好了。”

母亲一听这话,以为我装病,拿起笤帚疙瘩,照我屁股就打,若在平时,还不等母亲找到笤帚疙瘩,我早一溜烟跑二里外了,但那天我实在太难受了,根本没力气跑。罐头没吃到,还白挨了一顿打,我的病愈发严重了。

下午父亲下班时,我的脸已烧成通红。母亲一看吓坏了,赶紧给我穿衣服,让父亲背着我就往保健站跑。医生给我一量体温,四十度,立马给我打了退烧针。

回家路上,母亲告诉我:“你已经打了退烧针了,回到家多喝热水,别再到外面疯玩。还有,你若从现在到春节,不再感冒,我就奖励你一罐黄桃罐头。”

我听完,死的心都有,为何我和弟弟同感冒不同待遇,但这想法只在心里想想罢了,我若敢说出口,八成屁股又得和笤帚疙瘩亲密接触。

既然生病再严重都得不到黄桃罐头吃,我还感冒个啥劲儿呀。那次感冒好了后,我小心翼翼看护着身体,毕竟坚持到春节,才有得吃呀。可春节时,母亲好像早把黄桃罐头之约抛之脑后了。

后来才知道,黄桃罐头到我家的第二天,母亲同事的孩子感冒发烧,母亲送给了同事孩子一罐,剩下一罐让弟弟吃了,母亲千嘱咐万叮咛弟弟不许传出去,就怕我知道后装病要罐头吃,没想到弟弟还是告诉我了。只可惜,母亲还是低估了我的馋功,我是真病讨罐头,但姜还是老的辣,母亲顺势将我的馋虫引到了春节。现在想来,母亲也不是故意骗我,那时,我家的条件真买不起黄桃罐头。

但也得感谢母亲,她给了我一个黄桃罐头的念想,这在那个年月,也算一种甜蜜的福利吧。



再见了,行程码

◎陆琴华

检查没有问题,才会让我进校园。一次我忘了带手机,门卫就没有让我进校园。那个时候,我才真正体会到行程码对一个人的出行是多么重要。

光阴似箭、日月如梭,一眨眼几个月高考复习结束了,我打道回府,做了充分准备,经历各种检查后顺利坐上火车回家。火车驶入江苏的地盘了,回到老家了,我一阵激动,赶忙收拾行李。当然,我也早早把手机握在手里,打算扫码出站。随着人流来到一个大牌子跟前,那上面有各种二维码标志。我上前按指示扫了,不知为什么就是扫不出我要的本地码。瞧着别人很快扫完码从我身旁纷纷离开、通过检查走出出站口,我不由得急了,来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面前,说:“我扫这个码怎么扫不出来?”那人接过我的手机

看了一会儿,说:“你注册的是外省的行程码。”哎,原来是码不对路,我还扫了那么久,真是啼笑皆非。工作人员热心地帮我重新注册,果然好了。

今年暑假后,我应聘到安徽蚌埠一家学校任教,不用说,注册皖康码。在短短一年时间里,我由老家江苏,北上山东曲阜,再南下安徽蚌埠,纵横一两千里,不是普快就是高铁,不是大巴就是滴滴,接触了大量南来北往的人,幸运的是从来没有被感染阳性,这得益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、得益于行程码。

从12月13日0时起,通信行程码正式下线,“通信行程卡”短信、网页、微信小程序、支付宝小程序、App等查询渠道也同步下线。行程码从我们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。想想行程卡曾经陪伴我那么久,我很想对它说一声“再见”。